

羣書治要

六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
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
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廼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蹕止行人

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

是足矣、且罪等、

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

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

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櫪爲闡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

胡名也

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荀悅紀論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於汨羅、子胥錫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爲安劉氏者、勃也、旣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拊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

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

以瘵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資育弗能奪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廁謂牀邊
踞牀視之

丞相弘宴見

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
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

紛亂也

而公以

此無種矣。黷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黷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
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
以鐵椎築之也

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
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蓬顆猶裸顆小冢

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
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
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
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
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
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
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
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洲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